

【编者按】

海口市退休刑警吴礼全，2013年开始便在工作之余搜集家乡海口长流地区的族谱文献，整理名人资料。2017年退休后，他一边从事法律服务工作，一边更加深入地研究家乡人文历史，涵盖祖源、古村、古建、古墓和英烈事迹等层面，最近形成了近20万字的首部书稿《长流英烈》。从其执着的行动和呈现的成果，可以窥见他作为一名前刑警的专业素养。

为百余英烈立小传

退休刑警吴礼全跋山涉水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期望



吴礼全和他的《长流英烈》书稿。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期望 摄

“这些人牺牲时都很年轻，他们的故事如果不及及时走访、搜集，很快就会失传。”1月下旬某日，当过刑警、现为律师的海口长流人吴礼全接受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，打开自己编写的《长流英烈》书稿，讲述自己寻访长流地区120多名英烈的故事。

吴礼全说：“我写这本书，主要目的就是让当地人、他们的后代和亲属记住他们。”为这些英烈立传，是2013年自己在为当地村民续修族谱时，发现长流地区有大批革命英烈，由于牺牲时仅二三十岁，很多人没有后代。

那段轰轰烈烈的革命史

“以前长流地区，不只是现在的长流镇，还包括西秀镇。”吴礼全介绍，长流一带古称烈楼，是一片有着深厚革命传统的热土。早在大革命时期，马克思主义的星火便在此点燃。此后，在冯白驹等人的指导下，原琼山县第六区农民协会在长流地区的康安村成立，康安、传桂、龙头等村庄纷纷建立农会，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。1928年，中共琼山县第六区委员会、第六区苏维埃政府在康安村建立，这里成为当时府海地区重要的革命基地和交通枢纽。冯白驹、马白山等众多琼崖革命领导人曾在此隐蔽、活动，指导斗争。

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长流地区的党组织领导农民赤卫队，配合红军多次攻打地方反动民团。白色恐怖笼罩下，斗争异常残酷。1929年，国民党反动军队突袭康安村，冯白驹的爱人冯惠秋、区委员王诗圣等被捕后英勇就义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日军在长流地区的丰盈墟、长流墟、琼华桥等地设立据点，施行暴政。面对侵略者，长流人民没有屈服。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“潭西交通站”等秘密联络点，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多次袭

击日军据点。文章村等村庄的群众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捐钱捐粮、传递情报、参军参战，付出了巨大牺牲。

从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，长流地区有大批青年投身革命。据吴礼全统计，仅牺牲的烈士就有120余人。除了王海萍这样知名的领导人，更多的是普通的战士、交通员、农会干部和群众。

完备烈士事迹和社会关系

“在《海南英烈谱》一书中，关于这些烈士的记载文字是比较简短的。”吴礼全称，书里一般只是简单记述他们的出生地、参加过什么战斗、牺牲在何处等标准化描述，至于他有什么亲属、具体牺牲细节、最后葬于何处等亲属乡邻比较关心的细节描述并不全面。但是作为一名族谱的编写者，吴礼全对这些往往比较注重，因为族谱是给亲属后代翻阅的，撰写者需要站在乡邻的角度。

吴礼全给这些英烈撰写的小传尽管字数一般有五六百字，在引用《海南英烈谱》记述的基础上，他通过实地走访和查阅党史资料，详细地补充了这些英烈的父母是谁，兄弟姐妹有几人，有无婚配、后代等信息。最为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在这些英烈的小传中，还尽可能详尽地描绘了英烈们牺牲的场景。

以康安村的烈士吴文优为例，他在其小传中是如此描述的：“吴文优是康安村迈万坊（村）人，其父亲可兼生二子，长子吴文优，次子吴文俊（原琼山县第六区农民协会委员，192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）。吴文优配王氏，生二子吴明汀、吴明照，均已故。1929年某日，吴文优在迈万村进行革命宣传活动，因有人告密，敌人把村庄围住抓捕，由于无法往外逃跑，吴文优就躲在吴文美家草堆里，敌人发现后

用四爪锄头将其击伤，接着把他押到村头直接枪决……”

“作为乡邻，我们很希望烈士的后代或亲属知晓他们的革命战斗事迹。”吴礼全说，对于当地一些知名烈士，比如王海萍，则会从多方搜集资料，详细介绍其生平和功绩。除此之外，对当地比较有名的李之球、李之光、李之现三位兄弟烈士，吴礼全除了引用党史资料外，还采访了其亲属，将三兄弟生平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一叙述，让他们的小传内容更加丰富。

尽管每位烈士的传记篇幅有限，但吴礼全都尽可能还原其生命轨迹，包括姓名、生卒年月、所属村庄、革命经历、牺牲经过、家庭与安葬情况等。对于牺牲经过，吴礼全更是重点考证，力求准确。不仅如此，吴礼全还将已出版的革命史料中遗漏或信息有误的烈士资料，重新考证、勘误，然后纳入书中。

像探案一样找寻烈士归处

孤证不立。为了使自己撰写的烈士小传经得起推敲，能给后人留下信得过的资料，吴礼全对于每一位烈士的生平事迹，基本上都多方求证，不厌其烦地“分多步走”。

第一步是“对名”。他以省、市烈士英名录为基础，逐一核对，然后查阅官方史料，从海南各市县党史办、档案馆、地方志中寻找蛛丝马迹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他发现了不少错漏：有的烈士姓名用字有出入，有的籍贯村庄记录有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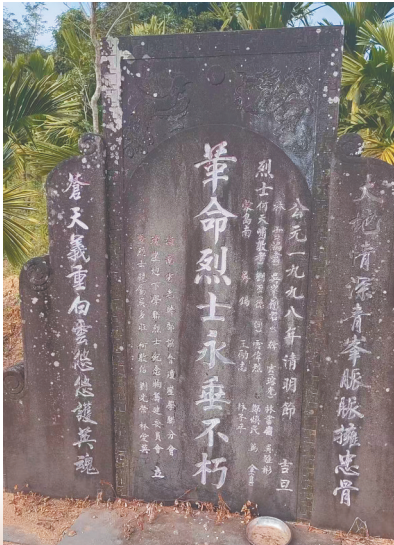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步是“找人”。每一个名字背后，都需要找到与之对应的家族脉络和知情者。吴礼全的秘诀是“以谱寻人”。他走访一个个村庄，查阅或借阅各姓族谱，从谱牒的记载中锁定烈士所属的房或支。然后按图索骥，寻找该房支中最年长的知情人，或是烈士可能存在的远亲、后人。

“很多烈士牺牲时太年轻，没有直系后代。能找到的，多是侄孙辈，甚至关系更远的族人。”吴礼全说，采访常常面临记忆的“断流”，因为很多受访者只是模糊地记得，“家里有这么一位伯公或叔公去参加了革命，再没回来”，至于具体如何参加革命、怎样牺牲、葬于何处，大多语焉不详。不过，每一次零星的线索补充，都让他如获至宝。

最艰难的一步，是“寻墓”。为了让烈士事迹真正“落地”，吴礼全还执着地追寻他们的安息之地，这常常意味着真正的“跋山涉水”。2024年元旦假期，为了寻找永桂村烈士吴雅彬的葬身之所（当年被五指山村民悄悄安葬在一处山冈上），他驱车进山，经毛阳镇村民指路，找到墓碑后，拨开上面的浮土和落叶，仔细辨认残缺的碑文，记录下关键信息，并拍照留存。

在这10余年间，吴礼全类似的踏访行动遍布岛内多地，文昌、澄迈、儋州等地的山野乡间、烈士陵园，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“找到了，心里才踏实。要让后人知道，他们的先辈魂归何处。”吴礼全如是说。

如今，他撰写的《长流英烈》书稿已交付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审阅，双方正在洽谈有关出版事宜。



海口市长流镇永桂村烈士吴雅彬被葬在五指山市毛阳镇一处山冈上。



吴礼全深入民间，向知情者了解、记录烈士事迹。